

[美国] 詹姆斯·鲍德温 著 张和龙 译

Another Country

另一个国家

James Baldwin

译林出版社

I712.45

B294



另一个国家

[美国] 詹姆斯·鲍德温 著 张和龙 译

ANOTHER COUNTRY

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另一个国家 / (美) 鲍德温 (Baldwin, J.) 著; 张和龙译.
-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02. 5
(译林世界文学名著·现当代系列)
书名原文: Another Country
ISBN 7-80657-384-4

I. 另... II. ①鲍... ②张...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9292 号

Copyright © 1960, 1962 by James Baldwin.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James Baldwin Estate through Big
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2 by Yilin Press.
登记号 图字: 10-1999-137号

书 名 另一个国家
作 者 [美国] 詹姆斯·鲍德温
译 者 张和龙
责任编辑 田智
原文出版 Vintage Books, 1993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E-mail yilin@yilin.com
U R L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(邮编 210009)
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3.875
插 页 4
字 数 325 千
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657-384-4/I·303
定 价 (精装本) 21.20 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译 序

詹姆斯·鲍德温(1924—1987)是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之一。从五十年代开始,一直到八十年代,他创作了大量的小说、散文、戏剧、诗歌以及儿童文学作品。他致力于暴露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,揭示种族差异和种族歧视所造成的矛盾和冲突;他探索人类的两性关系以及同性恋关系,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理解,接受差异,承担责任,通过爱来获得救赎。他在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产生过巨大的影响,被认为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主要文学代言人。

《向苍天呼吁》和《另一个国家》是代表鲍德温小说创作成就的两部重要作品。前者因为暴露美国种族矛盾、强烈抨击美国社会而在中国享有一定的知名度,而后者却不太为国内读书界所了解,可能是因为它涉及到性、吸毒与同性恋等问题。不过,阅读目前国内流行的“新新人类”小说,你就会发现这些“用身体写作,用皮肤思维”的小说对性、吸毒和同性恋的描写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尽管《另一个国家》有消极因素,甚至也有猥亵的成份,但是小说的主题是严肃的。小说从黑人爵士乐鼓手鲁弗斯开始,镜头对准了一对又一对普通的黑人和白人:鲁弗斯和莱奥娜,维瓦尔多和伊达,理查德和凯丝,埃力克和伊夫。小说通过对这些不同种族的青年以及他们的恋情(同性恋和异性恋)的描写,深刻反映了六十年代美国病态的社会现实,揭示了现代都市混乱的道德状况,表现了现代人的隔膜与枯竭的情感,以及空虚和孤独的内心世界。

小说的中心人物是鲁弗斯,黑人爵士乐鼓手。他与一位南方

11161105

白人姑娘莱奥娜相恋。但是由于种族歧视的存在,周围的白人无法接受黑人和白人相恋的事实,鲁弗斯受尽了白眼、欺凌和侮辱。心中的压抑、愤懑和仇恨最终变成了对恋人的折磨和殴打。鲁弗斯把一次次的做爱变成了故意的强暴,原先对莱奥娜的一腔柔情变成了对她的无情伤害和恶意的摧残。身心受过创伤的莱奥娜本想在纽约重新寻找爱情生活,但结果却在致命的爱情中发疯,最终只能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。莱奥娜的发疯也标志着鲁弗斯的劣行和堕落到了极端。他带着绝望,也带着悔恨,从华盛顿大桥上跳下,坠入了无尽的黑色苦水中。临死前,他像加布里尔在接受洗礼时那样对上帝吼道:“你这狗杂种,你这操娘的狗杂种。难道我不是你的孩子?”

鲁弗斯死后,小说的重心转移到另外三对人物身上:维瓦尔多和伊达,凯丝和理查德,埃力克和伊夫。维瓦尔多,鲁弗斯最好的白人朋友,爱尔兰和意大利人的后裔,从小在布鲁克林区长大的,正在撰写一部小说。伊达是鲁弗斯的妹妹,布鲁斯乐曲歌手,她一直把哥哥的死归咎于白人世界的过错,因此对所有的白人充满仇恨。她与维瓦尔多相爱,并与他同居,但是她无法原谅维瓦尔多,因为她认为他对鲁弗斯的死也要负责,于是她对维瓦尔多、也对整个白人世界实施报复。她的报复最终不仅对维瓦尔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,而且也极大地伤害了她自己。

凯丝是新英格兰来的姑娘,她与作家理查德相爱结婚。凯丝心地善良,性格开朗,对黑人充满同情,对生活充满幻想。理查德为波兰移民后代,为了融入美国社会,从不说母语波兰语。为了追求美国梦,他孜孜以求,最终放弃严肃的追求,靠出版通俗小说而大获成功,并且与影视业联姻。凯丝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,放弃了自己的一切,让生活以理查德为中心。但是,凯丝对理查德的成功并没有感到高兴,而是对他的“媚俗”和肤浅极为失望,非常反感。在终日操持家务、抚育孩子的枯燥生活中,凯丝的感情出现了严重

的危机,最后走上了私通的不归路。

小说的最后一对主人公是埃力克和伊夫,他们是一对同性恋。埃力克出身在美国南方一个有名望的家庭,自小由于缺少父母的关心和爱而对家中的黑人男佣产生感情,但男佣因此而被解雇。埃力克于是又钟情于同镇的另一个黑人男孩,但由于种族差异和道德不容,埃力克被迫弃家来到纽约。在纽约,他对鲁弗斯产生了感情,在遭到鲁弗斯的拒绝和奚落后来到了法国。在巴黎,他与流浪街头的男孩伊夫产生恋情。在小说中,鲍德温把埃力克与伊夫的恋情描写成所有人物的爱情中最纯真、最动人的部分。小说的异性恋似乎都无法找到一个让人满意的结局,而同性恋的埃力克和伊夫最终却获得“大团圆”。同时,同性恋的埃力克似乎成了“爱”的使者,他把真实、温暖的“爱”奉献给了许多人物,包括同性和异性:他给鲁弗斯带来爱,他用爱填满凯丝内心的空虚,他用爱弥补维瓦尔多的失落。而他带给法国男孩伊夫的爱却是刻骨铭心的。伊夫自幼无父,母亲在二战期间靠在酒吧与德国军官鬼混而活下来。伊夫不满母亲的所作所为,未成年便离家出走,流浪街头,靠卖身维生。他与埃力克在街头相遇,相互钟情,从而结束了漂泊的生涯,找到了感情的归宿。在热恋中,他忍受分离的痛苦,坚决支持埃力克回国拍戏。小说结尾,伊夫来到美国纽约,与埃力克相聚,“同性恋”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。

在这部小说中,几对人物之间的关系,特别是性关系,错综复杂,有时到了非常混乱的地步。“雄心勃勃”的鲍德温希望通过这些关系来表现深邃而繁杂的主题,如种族歧视与对抗,城市生活的孤独和混乱,内心世界的空虚,爱的缺乏和变异,仇恨与报复等等。不过,在松散的结构中,在激情充沛的叙事中,对种族歧视和种族矛盾的揭露尤为突出。这一主题是通过黑人兄妹鲁弗斯和伊达同白人之间的恋情来表现的。我们知道,自林肯颁布《解放黑奴宣言》之后,一百年过去了,但是美国社会的种族矛盾和歧视并没有

很大的改观,种族主义对黑人的生活仍然具有毁灭性的影响。黑人不仅遭受贫困和各种痛苦,而且还要在精神和心理上承受巨大的压力。种族歧视所带来的种种压迫以及苦难导致他们心中的愤怒和仇恨,正常的爱与恋在愤怒和仇恨中变了形,走了样,从而导致悲惨、无奈的结局。暴怒的鲁弗斯对他所爱的人实施暴力,殴打、强暴成了他的家常便饭,爱变成了伤害,被爱的人疯了,他也只能自杀了。仇视白人的伊达对她所爱的人实施报复,背叛和放纵成了她的报复手段,被爱的人受到了伤害,爱只能在苦与痛、悔与恨中走向无奈的结局。在《土生子札记》中,鲍德温把黑人暴怒的经验描述成“可怕的慢性疾病”,认为黑人最终会在这“慢性疾病”中毁灭。这部小说因为深刻地揭示了人物这一悲剧性的命运,其内涵因此而变得非常严肃、深沉。

小说中几对人物的性关系也支撑着错乱的爱主题。《另一个国家》似乎是一个爱情的“现代地狱”,恋人或情人们备受爱的煎熬与折磨,他们在欲望和暴力中把爱掷向对方,他们渴望爱,追求爱,但是又捉弄爱,作践爱。鲁弗斯折磨莱奥娜,因为莱奥娜的白皮肤在不知不觉中折磨着他;伊达既爱着维瓦尔多,又在欺骗他的感情,维瓦尔多的心在破碎、在滴血;凯丝从最初的爱到鄙视理查德,并从“虚幻”的生活城堡中走出来,与埃力克私通。同时,人物的两性关系、同性关系错综复杂,混乱不堪:凯丝与埃力克私通,埃力克与维瓦尔多缠绵,维瓦尔多与伊达同居,伊达屈服于埃里斯的欲望等等。另外,纯洁的爱中掺杂着种种不和谐的音调:鲁弗斯对莱奥娜的强暴,理查德扇凯丝耳光时的歇斯底里,维瓦尔多与伊达疯狂地吵架等等。人物之间的爱在内在和外在种种力量的挤压下变形,错位,扭曲。

在《另一个国家》里,人物是一座座的岛屿。他们之间或存在观念上的鸿沟,或存在种族的障碍,或存在着思想上的隔阂,或存在着性别上的对峙,所以他们之间无法进行自由自在、无忧无虑的

交流和相爱,孤独与空虚成了他们生活的主旋律。从真实的性爱到爱的错乱变形扭曲,小说反映了现代美国人孤独的内心生活和错乱的情感世界。在爵士乐酒吧中,鲁弗斯从萨克斯管奏出来的曲调中听出了“你爱不爱我?你爱不爱我?你爱不爱我?”的声音。这声音是一种象征的呐喊,喊出了纽约人——现代都市人的情感渴望。凯丝和维瓦尔多在去参加鲁弗斯的葬礼途中,听到出租车里播放的歌曲不断地重复着“爱我吧!”,这歌声唱出了现代人情感的贫瘠和荒芜。在小说中,惟一不受干扰或无视干扰而真心相爱的是埃力克和伊夫——一对同性恋。小说对他们俩爱情的描写非常真切而细腻,缠绵而动人。埃力克不仅能给同性的朋友(伊夫和维瓦尔多),而且也给异性的朋友(凯丝)带来真实的爱,他似乎成了小说中惟一能解救人们苦难的解放力量。鲍德温希望通过爱、通过无性别差异的爱来救赎人类的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

鲍德温颂扬同性恋,表现跨种族同性恋的主题,所以这部小说在伦理道德上引起人们的争议也是必然的。其实,人类的性关系以及同性恋是非常复杂的问题,鲍德温只不过是在竭力表述自己的观点。他认为同性相恋就像异性相恋一样,并不是什么精神病的病态行为,而是自然、正常的行为。同性恋的情感也是人的本性的真实表露,是不需要任何解释或证明的。他反对把人分成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对立两极,认为人类的性关系是一个同性恋—异性恋的统一体。一些人是同性恋,而另一些人是异性恋,还有许多人拥有不同程度的双性恋倾向。客观地说,他在描写性与同性恋时既有消极、猥亵的一面,也有积极的一面,如他试图超越种族和性别的差异,深入人类的内心世界,去寻找各种问题的内在的人性的根源。

一般认为,这部小说的题目可能有两个来源。在马洛的剧本

《马耳他的犹太人》中，一名修士指责芭芭拉：“你犯了……”芭芭拉立刻打断：“通奸？那是在另一个国家，而且淫妇已经死了。”在《淑女的肖像》中，艾略特曾把这段对话稍做修改用做卷首的引语。鲍德温的小说既像《马耳他的犹太人》一样是一出报复的悲剧，同时又类似艾略特的诗歌所表现的荒芜和孤独。小说结尾，深爱埃力克的伊夫从法国来到美国，走进了陌生的“另一个国家”，也走进了小说家精心设计的、由众多种族组成的“大熔炉”：波兰人（理查德），盎格鲁—撒克逊裔白人（凯丝），两个黑人，爱尔兰—意大利裔人（维瓦尔多），加上他这个法国人。一方面，这些黑人和白人可以超越原来的国家，去创造“另一个国家”，创造一个所有种族和个人充分享受爱和自由的国家；另一方面，对所有人来说，是没有“另一个国家”的。鲍德温说：美国就是“另一个国家”，一个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个国家。在他看来，无论白人，还是黑人，若要寻找另一个国家，那么他们必须“向内看”，察看内心深处的自我本性，设法从自我设置的牢笼中解脱出来。

评论家斯坦利说：“从哲学上来说，《另一个国家》使人想起了对痛苦、磨难和悲剧的现实进行否定的美国逃避主义，昭示了人们有必要学会在痛苦、磨难和悲剧中生活，而这是美国黑人固有的‘布鲁斯’的本质……在背景中歌唱的贝塞·史密斯……不断呈现这一主导主题，从而把小说带入到人的普遍困境中，即要学会如何面对悲剧性的因素。”鲍德温知道自己不可避免地要与种族主义的现实做斗争，但是他无意把小说写成一部单纯的“黑人抗议小说”，而是希望超越自己的个人经验，在社会剧烈动荡、文化多元诉求的背景下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内涵。

美国黑人作家中，与鲍德温齐名的理查德·赖特和拉尔夫·艾里森的小说都有中译本，当代黑人作家托妮·莫里森和艾丽丝·沃克也都有了中译本（如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赖特的《土生子》、艾里森

的《无形人》、沃克的《紫颜色》),现在译林出版社推出了《另一个国家》的中译本。译者在繁重的教学之余,竭尽全力,不敢有所懈怠,但不足之处在所难免。最后,译者要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郑体武教授和谢军瑞博士。郑体武教授在百忙之中阅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,毫无保留地传授翻译经验,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。谢军瑞博士为本书出现的法语提供了翻译。

张和龙

献给玛丽·佩因特

首先，他们给人的印象是，没有使用人类神圣的语言来表述自己；由于这种无言的状态，他们有可能共同创造了一部史无前例的不朽作品；他们的思想，他们的感受，他们的希望，他们自以为正在言说的内容，成了深不可测的秘密。

亨利·詹姆斯

第一卷

逍遥的乘客

我告诉他，逍遥的乘客们
不得不走了，

所以他务必伴奏起来，
好在那路程并不遥远。

——W. C. 汉迪

第一章

他站在时代广场，对面是第七大道^①。已经过了午夜时分；从下午两点开始，他就一直坐在电影院里，坐在二楼最高的一排。有两次，意大利影片中情绪激烈的口音把他吵醒；有一次，引座员把他叫醒；还有两次，他被大腿间硬邦邦的性器弄醒。他那么疲劳，他如此潦倒，几乎连发火的力气也没有了；他的整个身子不再属于自己——你拿走了最好的，干吗不把剩下的也拿走——他跷二郎腿，在睡梦中愤愤地叫嚷着，黑色的面孔露出一口白牙。后来，二楼的人几乎走光了，意大利片正接近高潮；他却跌跌撞撞走下无尽的楼梯，来到大街上。他感到口渴，嘴上不干不净地骂着。穿过门厅后，他想要撒尿，可是这个念头来得太晚。他身无分文。他无处可去。

一个警察打他身边经过，看了他一眼。鲁弗斯转过身子，竖起了皮夹克的领子。夜风透过单薄的宽松裤在他的身上欢快地蹭着。他沿着第七大道一路向北走去。刚才他一直想去市区，然后把维瓦尔多叫醒——在这个城市，也许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维瓦尔多是他惟一的朋友——可是现在他决定继续向前，找个爵士舞吧或夜总会，到里面瞅瞅。也许，有人会看见他，会认出他来；也许，有人会给他足够的面包吃上一顿，或者至少会给他搭乘地铁的路费。同时，他又希望自己不要被人认出来。

① 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的一条著名大街，商业中心。

第七大道也是静悄悄的，大街上明亮的路灯大多熄灭了。有时，走过来一个女的，有时走过来一个男的；很少见到一男一女。拐角处，灯光下，杂货店旁，总有三三两两欢快的、唠叨的白人，他们横眉怒目，互相推搡着，打着口哨叫车，然后刮风似的离开，或穿过杂货店的门厅消失，或消失在漆黑的小巷中。街头的报刊亭，就像木板上的黑色小积木，压在人行道的角落；警察、出租车司机以及其他行人更是无处安身，他们在报刊亭的前面跺着脚，同里面的摊主交换着彼此熟悉的客套话。街头有一块口香糖广告的招牌，看了让人放松，也让人发笑。一家宾馆巨大的霓虹灯字号向没有星星的天空挑衅着。挑衅天空的还有现在和定期出现在百老汇大街上的电影明星的名字，还有高达一英里、会把它们载入不朽的航空器的名字。一幢幢摩天大楼，黑灯瞎火的，有的钝得像男性生殖器，有的如长矛般锐利，守卫着这座不眠的城市。

鲁弗斯在摩天大楼的下面走着；他是一个落魄的人——因为负重的城市是凶险的——他是众多白天被压垮的人之一；每一个白天，这些高楼大厦都在倒塌。他孤单一人，命近黄泉，是芸芸众生的一部分。一些年轻的男孩和女孩在杂货店的柜台前喝着咖啡。由于种种隔阂，他们不会注意到他的情况；这些隔阂是可以消除的，就像他们快抽完的香烟一样是可以熄灭的。了解鲁弗斯是他们无法忍受的事情，连看一眼鲁弗斯也是他们所无法忍受的。然而他们知道，今天晚上，他为什么在大街上游荡，他为什么整夜乘着地铁，他的肚子为什么咕咕乱叫，他的头发为什么乱蓬蓬的，他的腋窝为什么臭烘烘的，他的裤子和鞋子为什么那么单薄，他们还知道，他为什么不敢停下来撒尿。

现在，他站在爵士舞吧雾气蒙蒙的大门前，眯着眼朝里面张望着，感受着，而不是注视着乐台上狂热的黑人以及柜台边忘情的、混杂的人群。音乐声响亮而无味，没有人做着正经事儿。音乐声不断地掷向人群，就像一道诅咒，连那些深怀仇恨的人也不再相信

的诅咒。他们知道,没有人在听;他们知道,无法让无血的人们流血。所以,他们吹奏着每个人曾经听过的乐曲;他们向每个人保证着,天下太平无事呢。坐在桌边的人们,愉快地和着这震耳欲聋的保证,大喊大叫着;柜台旁的人们,置身于他们赖以生存的噪音之中,尽情地追求着感观上的享受。他想进去用一下卫生间,但是为自己邋遢的样子感到羞臊。他一直躲着不愿见人,真的,快一个月了。现在他看见自己,是用想像的大脑,看见自己踉踉跄跄穿过人群,走向卫生间,然后又缓慢地爬出来;每个人都在用同情、鄙视或嘲笑的目光看着他。也许,有人会低声说:这不是鲁弗斯·司格特吗?有人会可怕地看着他,然后转身干自己的事情,并且拖长声调,充满同情地说道:唉,老兄!他不能这样走进去——他迈出左脚,然后又迈出右脚,眼泪差点儿夺眶而出。

一对白人夫妇,一路嬉笑着穿过门厅,打他身旁经过时,只是瞥了他一眼。大门打开的时候,热气、人的气息、威士忌、啤酒以及烟雾一起涌出来,扑打在他的身上,几乎要让他放声大喊,也使他空空的肚子再一次咕咕乱叫。

这使他回忆起那些日日夜夜,自己跻身其中的那些日日夜夜。他站在乐台上,或是夹在人群中,惹人注目,受人爱戴,可以搞定自己想要的任何小姐,可以光顾各种晚会,或飘飘欲仙^①,或酩酊大醉,和那些乐师们混在一起;他们是他的朋友,他们尊敬他。然后,回到自己的住处,锁上大门,脱掉鞋袜,也许,他会给自己斟上一杯,也许,他会听一些唱片,伸展四肢仰倒在床上,也许,他会给某个小姐打打电话。然后,换好内衣,穿上袜子,换件衬衫,刮刮脸,淋个澡,逛逛哈莱姆,看看理发店,接着去看望母亲和父亲,逗逗伊达妹妹,接着便吃点东西:小排骨呀,猪肉块呀,鸡呀,绿叶蔬菜呀,玉米面包呀,番薯呀,或饼干什么的。有一会儿,他想到自己会饿

① 这里指吸食大麻后的感觉。